

大雪感怀

★何玉浩

三山五岳六出斜,一树二林舞梨花。
四面八方天地白,七仙擎瑞降天涯。

冬 天

★李民强

冬季 寒冷而又漫长
天空有些昏黄
太阳显得苍凉
朔风不时鼓起它的号角
搅动飞雪在空中乱舞
雪覆盖了山峦
冰阻断了河流
大地一片寂然
这是冬的模样

冬天来了
春天也不会太远
你看 积雪融化下
一枝腊梅竞雪绽放
傲然独立
枝头暗香浮动
你看 冰雪险处
一行脚印深深浅浅
默默远去
弯曲在跋涉者前行的脚下
你听 渊冰深处
一道暗流悄然而成
愈走愈响
裹着碎石
挟带裂冰
奔向浩荡
你听 在严寒的另一边
欢乐的歌声热烈而嘹亮
飘飞着劳动者的汗水和喜悦

你看 你听
春天正捧着地给大地的礼物
唱着不老的情歌
从生命那里
微笑着 灿烂着
如黎明送走黑暗
在晨钟声中
如仙子一样
婷婷走来
你听 你看
用你的心灵去感受
你会在枯寂中看到生机
在荒芜中看到风景
在丑陋中看到美丽
在平凡中看到伟大
在黑暗中看到星光

赞王靖淙同学

★李剑友

拾物不昧赛雷锋,爷奶稚孙心善诚。
完璧奉还失主乐,品德高尚众人崇。

注:12月2日,为民路小学二年级
学生王靖淙同学和爷、奶在校门前拾到
手表一块主动上交学校,后交还失主。

大雪至 冬安好

□裴金超

当寒风渐起,天空变得低垂而阴郁,大雪节气如一位素颜的仙子,不声不响地来到了我们的世界。在这个节气里,我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声,在雪地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这一节气,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时节的正式到来,也预示着万物归宁,静待春来。大雪时节,雪花不再是零星的点缀,而是如同天宫的羽毛,轻盈而密集地洒落人间,将大地装扮成一片洁白无瑕的世界。

在北方,大雪是冬日的主角,它以铺天盖地之势,覆盖了山川河流,将辽阔的北方大地装扮成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远山含烟,近水凝霜,每一棵树、每一片叶都被雪覆盖,变得圆润而柔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万物都沉浸在一种超然的宁静之中。而在南方,大雪虽不如北方那般壮观,却也有其独特的韵味。细雨夹雪,轻盈飘洒,给江南水乡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在雪的映衬下更显古朴与雅致。文人墨客,常于此时寻幽探胜,或吟诗作对,或挥毫泼墨,以诗画寄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大雪之于南方,更像是一位温婉的女子,轻轻拂过湖面,留下淡淡的涟漪,让人心生向往,沉醉不已。

唐代诗人戴叔伦曾以“花雪随风不厌看,一片飞来一片寒”的诗句描绘了雪花飘落时那些既美丽又略带忧愁的画面。随着雪花不断堆积,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是越来越浓重的

寒意。但是,在我看来,这漫天飞舞的雪并非只是冷酷无情地增加着大地上的寒气,相反地,它更像是一位温柔体贴的朋友。当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轻柔细腻的白纱轻轻覆盖住时,原本喧嚣繁忙的田野和村庄此刻变得异常宁静祥和。对于辛勤耕耘了一整年的农民朋友们来说,这场及时降临的大雪不仅意味着可以暂时放下手中沉重的工具,享受一段难得的休息时光;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田野里,麦苗在雪的覆盖下,仿佛得到了一层保护膜,既能抵御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侵袭,又能保持土壤的湿润。就这样,麦苗们在厚厚的“棉被”下沉沉睡去,做着来年丰收的美梦。

我记得儿时,有一年大雪时节,天空突然降起了鹅毛大雪,那时的雪,似乎比现在更加纯净,更加厚重,这下可把我们小孩高兴坏了,约上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这一刻,大雪仿佛成了欢乐的源泉,将冬日的寒冷与沉闷一扫而空,以至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作业。直到母亲唤了我的小名好几遍,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温暖的屋子,摘掉毛线帽子,头上冒着热气。母亲将一个早已在火炉上烤好的红薯,递到我的小手上,红薯流着蜜糖,更流进了我的心里。

俗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此时,大地一片银白,河流结冰,正是“冬藏”的最佳时期。农民们结束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开始着手准备过冬物资,家家户户腌制腊肉、储存蔬菜,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

滴水崖半日游

□郭明远 文/梁国强 图

初冬的一个周末,天气格外的好,偕友驱车到我县西部山区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区滴水崖游玩,圆了我多年久念之梦。

车沿着山间河边的水泥路蜿蜒西行。河随山转,路随河弯,车时而河左,时而河右,顺路而行。两山对峙的山谷,时而开阔,时而狭窄。悠悠白云从山谷上空掠过,勤劳的山民正在田畴间耕作;河滩上,野鸟有的低头啄食,有的站在浅水里享受冬日暖阳……

车行70多里,终于来到了临河而居的滴水崖村。滴水崖村北横卧着层峦叠嶂的太平山,村南矗立着郁郁葱葱的南大岭,村中是东西流淌的石河,将村子一分为二,一座长约30多米跨河桥梁连通了村南村北。桥下河水虽小,静静流淌着,给偏僻的山村增添几分灵动。村庄房舍背山面河而建,典型的中国山水学。滴水崖遗址在石河的北岸、滴水崖村的西端数百米。徒步走过河上的南北桥,沿着河北岸一米多宽的小路向西行走,不多时,一米多宽的路渐变成了只容两人并排走的石径。

站在这里,对面的南大岭,奇峰罗列,形似十八罗汉;北面的峭壁上布满了大小形态各异的石头。石缝间长着酸枣树、艾草、柿树等草木,盛开着黄白相间的野菊花、紫红色的喇叭花。山风徐来,铜铃般大小的柿子、玛瑙珠般大小的酸枣,随风在枝头来回摇荡;喇叭花和野菊花也不甘示弱随风起舞。

沿路西行300多米,干燥的石崖渐变湿润。又行约100多米,山体探出一米多宽的石檐(如图)。石檐东西长约20米,下面是一道东西走向约1米宽的石渠。石檐下密布着大小不一的泉眼,大如豌豆,细如针眼。水从石檐内壁上涌出,形成



一道道闪亮的银线,继而化为一颗颗剔透的水珠,落入石渠,溅起一朵朵水花。空寂的山谷中,那嘀嗒嘀嗒的清脆声,如珠落玉盘、雨打芭蕉。黄、黑、白、灰相间的石崖上,毛茸茸的青苔透着悠悠绿意,宛如镶嵌在石壁上温润的翡翠。清可见底的石渠,铺着五色鹅卵石,长着一丛丛绿草,在冬日里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沿着石径继续向西,靠近山体的壁上,一条活灵活现、长约6米的灰色石龙映入眼帘。龙头朝东,龙尾向西,盘绕在石壁上。高抬的龙头下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不规则的底座。水从石檐顶部滴下,落在龙头和龙身上。龙头上部的水流入龙口,从龙口蹦落到下面水沟。龙背上的水线,落入龙背上的小渠,沿着曲曲弯弯的龙身,缓缓流入龙尾石渠,汇成一股涓涓细流。崖的西头还有一口辘轳井(打井于1975年),井中有水,且有人用胶管利用高低落差自流入几百米远的村民家中;崖前几棵柏树,苍翠挺拔,述说着历史的记忆。据传,这里便是当年附近百姓的生命之源——滴水崖。它因崖缝凝珠汇碧泉的奇景而得名,滴水崖村名便由此而来。这里地势不高不低,常年滴水,汇水成泉,附近群众吃水用水全靠它,数百年来滋养了一方百姓,成为人间奇景。

据滴水崖村党支部书记胡旭豪介绍,村民们在滴水崖接水吃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惜水如金。2013年,政府出资打了一眼150多米的深井,架设了管道,通入各家各户,让群众告别了吃水难。

新时代新征程。如今这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滴水崖成了游人的打卡地,它的过去已成故事,它的故事现在仍然流传。